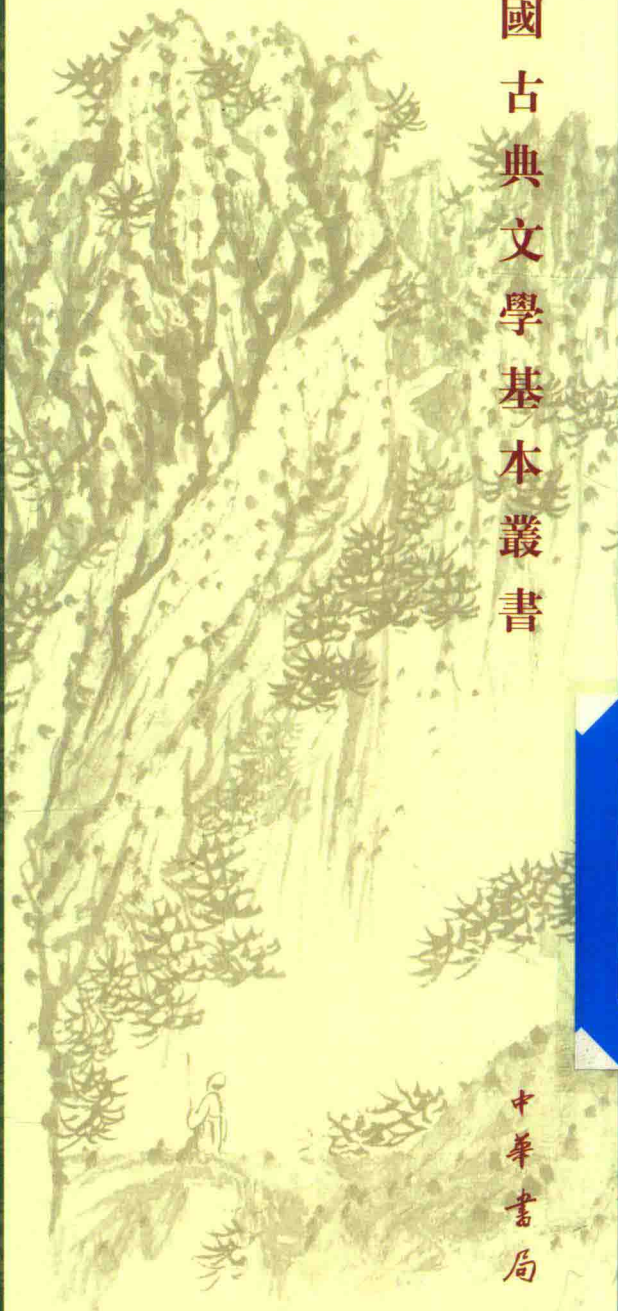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呂留良詩箋釋

第二冊



中國古書文字源流考

卷之三

說文解字

三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呂留良詩箋釋

第二冊 俞國林 撰

中華書局

且中以詩解爭而實佐太沖也再用韻答之 三首

口中生土石生苔，浣滌惟須飲一杯。儘說姚江泉味好，莫從蔥嶺帶些來。（一） 太沖極口餘姚化安泉（二）。

水經休遣誤平章，只飲它泉理亦長。肯颺家山真臭味，傍他鼻孔索空香。（三） 它泉在鄞。涓涓續續自源流，天外何須更舉頭。睡醒芳甘留舌本，帶將一滴灑明州。（四）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二年癸卯夏。

按，據高且中董載臣以含山泉飲太沖次韻詩知，先是董載臣以含山泉飲太沖，太沖即賦之以詩，當有爭勝之句，故晚村次韻中有「喃喃誰出尖酸語」，又有「風味天生出一頭」，是只爭泉水之高下，未及其餘，故且中亦有「虎跑半月不堪嘗，獨辟含山味較長」云。而後太沖又以詩爭，此時漸及人物，晚村便有「不煮江西生草子，此泉只配享徽州」語，而且中欲解晚村與太沖之爭，故有

「惠山久已播它州」云，蓋陸羽次天下名泉爲二十種，以廬山康王谷洞簾水爲第一，無錫惠山泉次之；然又有「化安千古擅風流」句，實則佐太沖以爭勝者也。於是晚村再賦三詩，自解其爭，謂「只飲它泉理亦長」，已然平和之氣；而「天外何須更舉頭」，亦不爭之意也。其間或亦含學術之爭，謂晚村詩寓有對江西陸象山之攻擊，對餘姚王陽明之偏見及對徽州朱晦翁贊誦之意（參見徐定寶黃宗義年譜「康熙二年癸卯」條）。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太沖作聞太宰筇杖高元發所贈詩，曰：「石塘太宰筇州杖，到我流傳百廿年。猶帶華堂脂粉氣，還須一洗化安泉。」自注曰：「化安泉最清烈。」（南雷詩曆卷三）及至此時，猶未忘懷當年含山、化安之爭，似亦有趣。

【注釋】

〔一〕蔥嶺：班固漢書卷九六西域傳：「東則接漢陀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顏師古注：「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上悉生蔥，故以名焉。」即今帕米爾高原。

〔二〕化安泉：全祖望大寶泉銘：「吾鄉以二百八十峰之水，灌輸浥布，其最著者爲它山泉、雪竇山之瀑泉、化安山泉，皆稱絕品。」（鮪埼亭集外編卷一五）

〔三〕明州：嘉慶重修一統志寧波府：「後漢亦屬會稽郡。晉、宋至隋皆因之。唐武德四年始置鄞州，

八年州廢，還屬越州；開元二十六年復置明州（唐書地理志；采訪使齊澣奏置，以境有四明山爲名）；天寶元年改爲餘姚郡，屬江南東道。乾元初復曰明州，屬浙江東道。五代屬吳越國。宋曰明州奉化郡，屬浙東路；紹熙五年升慶元府。元至元十三年改置宣慰司，十四年改慶元路。明初復爲明州府，洪武十四年改寧波府。」

至東莊次太沖韻

自家意思果何如，只會窗前草不除^(一)。休矣署門堅謝客^(二)，欣然蔽席肯移居^(三)。人間未定三朝史^(四)，天下難分半部書^(五)。急召梓人圻者計^(六)，風風雨雨薄簾篠^(七)。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二年癸卯夏。

按，晚村城中寓所，有梅花閣、水生草堂諸屋舍，而東莊在南陽村，爲晚村別業，偶爾與數幾好友小聚，當時未作主要居所，故詩中有「急召梓人圻者計」語。直至康熙十二年癸丑歲末，始移

居東莊，爲隱居之處。

【資料】

高斗魁和太冲至東莊韻：先生初覺東莊勝，記約題詩獨我除。多病無從覓死所，三年徒自說同居。松堂午飯炊新火，竹磴閒眠枕舊書。此後諸君分講席，小橋斜對屬籬籬。（續甬上耆舊詩卷四一）

【注釋】

〔一〕「自家」二句：二程遺書卷三：「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二〕「休矣」句：司馬遷史記卷一一〇汲鄭列傳：「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三〕蔽席：司馬遷史記卷八六刺客列傳：「鞠武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

〔四〕三朝史：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四：「天啟五年十一月，禮科給事中楊所修請編纂挺擊、紅丸、移

宮三案。六年正月開館，以閣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崇禎元年五月，編修倪元璐亟言其當毀，詔從之。福王南渡，通政使楊維垣疏請重刊，會金陵失守，不果。可與前贈餘姚黃太沖「神宗以後難爲史」對看。

〔五〕半部書：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一：「杜少陵詩曰：『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便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六〕梓人巧者：周禮考工記：「梓人爲簞虞，梓人爲飲器，梓人爲侯。」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圻人以時，塤館宮室。」杜預注：「圻人，塗者，塤塗也。」孔穎達正義：「釋宮云：『鏝謂之圻。』李巡曰：『鏝一名圻，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也。』然則圻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爲圻人。塤亦泥也，使此泥屋之人以時泥塗客館之宮室也。」柳宗元有梓人傳，韓愈有圻者王承福傳。

〔七〕簾條：粗竹席。揚雄方言卷五：「簾，其粗者謂之簾條。」房玄齡晉書卷五一皇甫謐傳：「以簾條裹屍，麻約二頭，置屍床上。」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一：「簾：具居反。條：直居反。」

看宋石門畫輞川圖依太沖韻

銅盤夜落墨花細，剡中老人愁不寐^(一)。起挑燈杖寒焰生，蹴醒共話山居事。山居佈置當如何，我有舊圖試展視。三人頰骨相支撐^(二)，神游其間如魔魅。因歎當時王右丞^(三)，以較今日殊不類。所以其詩爛熳音節和，不似吾曹激楚叫憔悴。孟城坳起至椒園^(四)，逐段據圖合名位。界畫屋宇鈎勒雲華樹^(五)，竹石一一從詩義。或言爾時天生有李郭^(六)，草莽風流得不墜。吾謂幸逢祿兒胸腹寬^(七)，凝碧池詩略無忌^(八)。今觀尺山寸樹尚畫四五丈，其中亭榭艇子、帷帳几榻、爐碗餅罌、研床書冊、茶竈藥磴、絃琴酒榼、禪座變相、賓客僮僕、娛心樂志之具莫不備。不知思明跋扈、回紇貪殘，百里內何以無兵至。又況藍田汧渭間，用兵正復秦隴自^(九)。猶之遼海及荆襄，萬曆末年崇禎季⁽¹⁰⁾。此中豈容詩畫人，出入攸往無不利。憶我乙酉避亂初，全身持向萬山棄。銅爐石鏡公山溪⁽¹¹⁾，在臨安縣南，與富陽、桐廬諸山溪相連。輿轉灘開負奇致。雖無別業比輞川，化安烏石差無異⁽¹²⁾。萬馬搜山失腳來，每閱此圖輒三喟。亂後流落經數家，破產

贖歸辛卯始。饑持質米寒質衣，手爪揩摸落青翠。願賣此圖還買山，指天向人不相戲。故事請得比硯山，海嶽菴近甘露寺^(三)。縱橫置屋數十間，左右可容吾友寄。此事但果卿亦豪，百口豈敢爲人累。富者不應貧者笑，抱卷入門墮雙淚。

【箋釋】

此詩作於康熙二年癸卯夏。

按，順治十七年庚子，晦木、旦中過晚村，晚村出視輞川圖（當時孟舉在焉，作輞川圖詩）。至康熙二年癸卯夏某日，晚村與太沖、旦中、孟舉集飲水生草堂，又出觀輞川圖。晚村欲按圖尋境，招呼太沖、旦中，求歸隱之地，未得響應，所謂「富者不應貧者笑」者是也。富者，旦中；貧者，太沖。其中「三人頰骨相支撐」之「三人」，亦即太沖、旦中與晚村，蓋隱居之事，孟舉不與焉。

太沖見畫，很是喜愛，即索筆題詩，晚村次其韻，旦中亦次之，孟舉後次之，孟舉復有分韻詩二首（具見後）。

輞川圖，唐詩人王維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旋舍下，王維遂改築別業，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又賦輞川二十勝景，名輞川圖。而此次晚村所出觀賞者，乃宋石門

於萬曆二年甲戌爲呂心文炯（晚村叔祖）所繪之輞川圖，後鈍齋吳郁生簽題作「仿黃鶴山樵輞川別墅圖」，宋石門題曰：「心文呂子向見王叔明臨王摩詰輞川圖卷，展玩殊愛，戲謂余曰：子亦能仿佛往蹟，無愧若人乎？余笑而諾之。萬曆甲戌夏日，避暑心文三願齋中，意興閒適，筆研多暇。因想像高風，率爾爲此，何敢仰希摩詰！而叔明尚未能得一班也。心文之戲宜哉！故白。余歎於末，並識歲月云。邑人宋旭。」宋石門爲呂心文所繪者，所知尚有桃花源圖，萬曆八年庚辰繪，今藏重慶市博物館。夏文彥圖繪寶鑑續集稱宋氏「山頭樹木，蒼勁古拙，巨幅大障，頗有氣勢」云，此圖足以當之。

【資料】

黃宗羲宋石門畫輞川圖：曾讀輞川詩，煙霞歲月勞夢寐。今見輞川圖，曉然得吾意中事。山不甚高水不深，曠可絕俗奧可視。松聲澎湃柳函湖，修竹風雨寄魑魅。華堂突兀莫高明，卷軸縱橫分四類。更復曲房多窈窕，絲竹不妨破憔悴。小舸一瀉看斜陽，欲與鳧鷖爭坐位。拄杖丁東石子橋，青燈霜雪高僧義。有時更上一稜層，漫空瀑布天半墜。亂石灘頭水亂鳴，鷺鷥得意渾忘忌。名花爛漫白雲中，茶鐺藥碾無不備。右丞儵然在此間，以畫傳詩所未至。誰其臨者王叔明，石門臨又叔明自。署尾萬曆之甲戌，屈指於今八十年。當時藝苑多風流，太平進退無不利。

何處山水無名園，即無山水亦不棄。所以心文呂先生，城角數畝煩標致。石門因之圖輞川，景有美惡意不異。吾友莊生心文孫，出此示吾吾則喟。吾家二百八十峰，九題皮陸唱和始。高山急雨來晴空，平溪明月弄寒翠。指點圖中似某某，唯其有之故無戲。但無廬屋可託身，至使木主寄僧寺。草堂女侍彼何人，吾欲一箋將誰寄。高子亦有烏石山，買藥未歸兒女累。人言五十不造屋，急卷畫圖恐有淚。（續甬上耆舊詩卷三八）

高斗魁宋石門畫輞川圖：好山好水悉屏置，十年脊痛無一寐。踽踽抗塵歲復月，自顧絕非意中事。庚子曾見輞川圖，老友鷓鴣同展視。按詩尋境狂叫絕，風雪深夜怖魑魅。其中勝處見不多，割裂摹想頗有類。峰頂獨坐松亭子，不與風塵等憔悴。斯時卜隱謀或成，少向圖中分坐位。卻笑一部十七史，解說無從況了義。今年再陪梨洲游，東莊風流仍不墜。小閣花陰重展圖，如見故人動慚忌。梨洲喜愛過鷓鴣，索筆題詩歎賞備。石門次第固天成，梨洲序述如身至。古來名勝多圖畫，輞川何必右丞自。當年詩賦記伶倫，獨爾生逢唐亂季。凝碧池頭幸脫身，溪坊坳園誇美利。後世論品低昂存，山水豪華反不棄。山水不從人得名，名或反從山水致。竟有山水亦足傳，人復遇之仍不異。所遭不同固自爾，念此不禁反致喟。東莊欲卧南陽村，聚友講習今秋始。請君先看浙江山，踏遍白雲逐青翠。乃知輞川一二圖，素具胸臆不相戲。把茅蓋頂謝世間，老僧退院不住寺。庶幾病骨輟奔走，不絕餘生永託寄。抱卷看山恣搜索，公等且費聰明累。莫

將此意等空言，重我他日三斗淚。（續用上耆舊詩卷四一）

吳之振再詠輞川圖次韻：膠澄水碾青螺細，手指經營眼難寐。意中欲作山居圖，生來不識山中事。淡描粉本焦墨改，下筆惟恐人竊視。山如堆灰樹如薺，間置人物疑木魅。有時刻畫學金碧，又與董巨法不類。□□一見笑捧肚，令我短氣頓憔悴。示我初陽輞川圖，宜於元四大家置一位。餘生未了筆墨緣，請從此卷窮精義。畫家俗賴呼浙派，故作倉奇成累墜。初陽脫胎黃鶴老，鬱盤橫出反無忌。還思□□從祖雅山翁，收藏鼎彝金石靡不備。其中豈復少神奇，何爲傾倒初陽獨深至。古今互有短長處，莫問源流某某自。叔明尚有未到處，知非大言謾劉季。此圖展轉流人間，識與不識居奇利。縹緗籤軸漸剝落，鼠齧蟲穿同毀棄。天生神物終當合，輞川卒爲□□致。吾今願借十日觀，佳畫因人又加異。石几當窗共展看，不耐諸公今昔喟。請看樓下疊石作小山，萬丈峰巒尺寸始。竹樹迷離破蔚藍，磬頭磊落堆青翠。何須藍田幽壑奇，已勝興公水墨戲。疏疏溪口著釣船，隱隱山腰藏古寺。憑欄朝暮生煙雲，別有天地欲往寄。君不見殘山剩水莫悲歌，朽繒敗紙爲身累。不如與君領略盆池山，沃君醇醪拭君淚。（黃葉村莊詩集卷一）

吳之振集飲水草堂分韻：傍水軒窗逐處開，山榴如火照青梅。不因勝地看花至，自愛高人送酒來。三疊放歌聽曲變，十分飛蓋作詩媒。樹顛黠鼠當風立，巢窟經營苦竹堆。

新茶活火鬪松聲，石鼎銅餅對短檠。潑刺魚跳星影亂，週遮鳥語樹頭清。眼前俗物憎應死，畫裏名山看欲生。愛殺輞川風景好，相將直合此中行。是日出觀輞川圖。（黃葉村莊詩集卷一）

沈季友橋李詩繫卷一四：宋旭，字初暘，崇德人。家石門，號石門山人。隆萬間布衣。好學，通內外典，能詩，善八分，尤以丹青擅名於時。層巒疊嶂，邃壑幽林，獨造神逸，海內競購之。年七十有八，若上諸名流招致，繪白雀寺壁，時稱妙絕，與雲間莫廷韓、同邑呂心文友善。晚入爇山社。所作偈頌，多透脫生死語，非區區一藝之士也。

趙宏恩江南通志卷一七二人物志之流寓一：宋旭，字初暘，崇德人。以畫名。萬曆初，居雲間，與陸樹聲、莫如忠、周思兼結社賦詩。年八十，無疾而逝。

【注釋】

〔一〕剡中老人：指黃太沖。剡，即剡曲。黃宗義山居雜詠：「重來剡曲結茅茨，去舍原無一頓時。」

〔二〕頰：廣韻：「烏葛切。」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鼻謂之準，鼻直莖謂之頰。」

〔三〕王右丞：歐陽修新唐書卷二〇二王維傳：「王維，字摩詰。……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瘡。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

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繙位已顯，請削官贖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四〕「孟城坳」句：王維輞川集序：「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茱萸泚、官槐陌、臨湖亭、南垞、欽湖、柳浪、樂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爾。」

〔五〕界畫：袁桷王振鵬錦標圖：「界畫家以王士元、郭忠恕爲第一，余嘗聞畫史言，尺寸層疊，皆以準繩爲則，殆猶修內司法式，分秒不得踰越。」鈞勒：夏文彥圖繪寶鑑卷五：「（張遜）善畫竹，作鈞勒法，妙絕當世。」

〔六〕李郭：劉昫舊唐書卷一一〇李光弼傳：「李光弼，營州柳城人。……（開元）十三載，朔方節度安思順奏爲副使，知留後事。思順愛其材，欲妻之。光弼稱疾，辭官。隴右節度哥舒翰聞而奏之，得還京師。祿山之亂，封常清、高仙芝戰敗，斬於潼關。又以哥舒翰率師拒賊。尋命郭子儀爲朔方節度，收兵河西。玄宗眷求良將，委以河北河東之事，以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爲闔寄。十五載正月，以光弼爲雲中太守，攝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副使。……」又

卷一二〇郭子儀傳：「郭子儀，華州鄭縣人。……七月，肅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時朝廷初立，兵衆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焉。……（乾元元年）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思禮……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

〔七〕祿兒胸腹寬：劉昫舊唐書卷二〇〇安祿山傳：「晚年益肥壯，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安祿山起兵反，得史思明響應，同年陷長安，王維爲所獲，拘於菩提寺。

〔八〕凝碧池詩：王維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弦。」

〔九〕「又況」二句：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二三唐紀三十九：「吐蕃人大震關，陷蘭、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盡取河西、隴右之地。……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並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候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

〔一〇〕「猶之」二句：遼海指滿清，清太祖於明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定國號曰金，清太宗於崇禎八年乙亥襲破撫順，繼又破清河，爲對明稱兵之始，之後連年戰爭，直至入關，定鼎中原。荆襄指李自成，張廷玉明史卷三〇九李自成傳：「李自成，米脂人。……（崇禎）四年……自成乃與兄子過，往從迎祥，與獻忠等合，號闖將。……九年……秋七月，禽迎祥於盤屋，獻俘闕下，磔死，於是賊黨乃共推自成為闖王矣。……十五年……大清兵南侵，京師方告急，朝廷不暇復討賊。自成乃收群賊，連營五百餘里，再屠南陽，進攻汝寧，總兵虎大威中礮死，楊文岳被殺，自成乃脅崇玉由橫使從軍，遂由確山、信陽、泌陽向襄陽。左良玉望風南走，自成人襄陽，分徇屬城及德安諸州縣，皆下，再破夷陵、荊門州，自成一攻荊州，湘陰王儼鈞遇害，燒獻陵木城，穿毀宮殿。……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稱王於西安，僭國號曰大順，改元永昌。」三月十七日，環攻京師九門，十九日晨，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明亡。

〔一一〕銅爐：呂留良耦耕詩「爐」作「鑪」，然於地志書中未能查考。自注：「在臨安縣南，與富陽、桐廬諸山溪相連。」疑即銅坑山。嵇曾筠浙江通志卷一〇山川：「銅坑山：咸淳臨安志：在縣南五十里，高一千丈，東接分水，南帶淳安，西亘績溪，其最高窮絕處有龍池三。」石鏡：同上書：「石鏡山：名勝志：在城南里許，其東峰一圓石，光瑩如鏡。相傳錢王幼時臨照其形，首戴冠冕，既貴，昭宗詔改爲衣錦山。」公山：同上書：「公山：咸淳臨安志：在縣東二十里。」